

## 否決政改與否只是次要問題

政改發展至此，其實已經沒有什麼轉彎的空間了。問題之一是它本身是個僵局，各方相持不下，誰都沒有大多數的民意支持。問題之二是目前的香港社會根本就沒有新的元素會注入其中，令局勢發生變化，帶來轉變。

這一方提早打出了王牌，但卻無以為繼，同時又再沒有新牌上手，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。攤牌這招式只可在關鍵一刻使用，太早或太遲都不可發揮最大效果。不過，人總是很難安靜下來的，需要找些寄託，於是追擊去也。這樣做有用嗎？現在不再流行發問這類問題，所以有用也好，沒用也好，可以繼續。

而在另一方，於佔領運動退潮之後，乘機將原來有可能考慮的妥協空間也收回來。對家太早拋出王牌，底牌見光以後，暫時難有提升議價的條件，於是這一方索性全面擺硬，看扁對手就是缺乏再次大規模動員群眾的能量。基於這樣的考慮，大家手上的牌都放在？面上，看誰有壓倒對手的條件。這樣做好看嗎？當然並不好看，但這是現實政治，結果重於一切，而且還要得勢不饒人，贏到最盡。因為有機可乘，那就不再考慮什麼良性互動、日後重建互信之類的東西了。除非另一方全力反擊，而且還能夠露出肌肉、拳頭，否則這一方必定得寸進尺，不留餘地。

所以現在的牌局，早已不再是關於議價、談判，而是赤裸裸的鬥大。再問究竟有無誠意，也真的是相當多餘。再問究竟大家有無對話的空間，也慢慢顯得有點虛偽。因此，特區政府也老實不客氣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向泛民提問：是通過？還是不通過？而且經常加鹽加醋，趁機打擊對手。

「政治很正確的左」牽制泛民

問題是泛民對此沒有什麼還擊之力。事到如今，泛民在政改議題上已經顯得相當被動，而且還兩面受到夾擊。這是香港政治生態甚為有趣的地方：站在政治光譜上最左一方的人士，不一定以顛覆主流、建制，創造另一個理想國為己任，而是纏？泛民，以否定、批判廣義的民主派來突顯他們的「左」或另類。舉例：泛民在民生議題上其實並沒有一套很完整的想法，於是較他們更左的，也沒有左的民生政治主張。反而在政治議題上，有所謂的更左。但這個左，又不完全是在建制以外進行激進的抗爭，以民間力量的建設作為衡量成敗的標準，而只是在姿態上表現得更堅持民主。但這個堅持很大程度上只是對泛民說的，沒有什麼可實際操作的目標。用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那是寄生於泛民的一份堅持——意思是等待泛民表態後，只要（口頭上或在一些行為上）表現得更為堅定，便已經足夠。究竟這樣的一種做法有沒有任何實質的政治意義，這個不好說。事實上，如前面亦有提到，現在都不再流行問這類問題了。等泛民先表態，然後企在一個略左的位置，那就一定較他們更堅定，沒有犯錯的可能。這是一種政治很正確的左，而且「後發制人」，就算對動員反抗北京、特區政府沒有什麼作用，但起碼能牽制泛民。

有趣的是，由於泛民虛弱，又無力發展新的群眾基礎，他們也別無選擇，在不敢另闢一條路線的情況下，只好互相緊纏在一起。於是，這發展出一個頗奇怪的政治狀態：泛民失去了他們主導政治議程的能力。當年輕學生、左邊的一翼（嚴格來說，他們並沒有左的主張，所以不應稱為左翼）佔領了道德高地之後，泛民便一直被牽鼻子，未能以原來推動民主運動的高度來觀察與討論問題。舉例：民主運動作為長期鬥爭，需要有長遠的視野。在否決了政改之後，泛民打算怎樣繼續發展民主運動，才是最重要的問題。究竟在未來3年、5年、10年，以至20年於香港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和環境裏，可以做些什麼？應該做些什麼？

### 面對左翼質疑泛民進退維谷

在很多人眼中，或者泛民從來都未有想好怎樣去回答這些問題。所謂民主運動的終極理想、中期目標、短期爭取的成果等，其實未有過大辯論，更不要說什麼共識。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，泛民只要面對北京、特區政府、各級選舉，已經忙個不了。要將上述問題講得清清楚楚，反而沒有什麼好處。這既不利於尋找共識，也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束縛。

沒有清楚表白，方便做組織工作。就是這樣，整個民主運動在沒有什麼方向、策略的討論的情況下，繼續走下去。

但問題是，過去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，現在已受到挑戰。年輕一代的積極分子倒沒有興趣跟他們繼續拖泥帶水的搞下去。當然，這一些積極分子的想法並不是單一的，當中也有不同意見。有趣的是，現在他們提出了新的議題：為什麼要走議會道路？要走的話，為什麼不可以單搞不合作？為什麼泛民要假裝文明，口硬手軟？為什麼泛民不可以將「拉布」發展為政綱，公開與特區政府過不去作為主要宣傳信息？為什麼泛民還要幻想自己的想法會影響施政？為什麼還以為可以「有傾有講」？還以為要以一種有執政可能的心態可搞議會鬥爭？

論政治個性，大部分泛民其實都只想做反對派（有時更是負責任的反對派），而不是放棄議會道路。這一方面是因為放棄議會，形勢只會更為惡劣。另一方面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全盤否定過去的策略。現在，面對年輕人、左邊一翼的質疑，泛民竟然一片迷惘，進退維谷，不知如何應對。

可是，在同一時間，好些長期支持泛民的選民又向他們提問：如果否決了政改，然後又參與立法會選舉，那回到議會為了做些什麼？

今天，泛民為應否通過政改而不知所措。其實他們先要問的問題是：在民主運動進入艱難的階段時，究竟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怎樣發展下去？那才是要思考的問題，至於是否否決政改，則是在那個大前提下的一個次問題而已。

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